

●精神家园

军营往事

李良华

1979年冬季的一个星期天,在执行机械属施工任务的内燃压风机手刘其源,给我打来电话,约我去他驻地捞泥鳅。接电话后,我迟疑了片刻,不敢信以为真。

因为内蒙古的冬天,气温常在零下30℃以下,可谓是“呵气成霜,滴水成冰”。举个例子,如果在室内洗了脸,去室外倒洗脸水,搭在肩上的毛巾到了户外立马硬梆梆的,洗湿的头发也跟着竖起来,变成白色。没戴手套就去摸室外的机器、钢轨之类,手会被粘住。我们南方人冬天都不去捉泥鳅,何况在这天寒地冻的内蒙古草原?这恶劣的环境下能有泥鳅捞?谁会相信。

但细想,这电话是刘其源打来的,不由得不信。他是我老乡,加之我曾去他住勤的十二连,给他整理过立功材料,并把他的先进事迹发表在《铁道兵报》上。他还记着我的好哩,肯定不至于骗我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我向连里请了假,向十二连走去。

十二连驻地就在我们十五连反背的山脚下。走大路,六七里路的样子,抄近道,要少一半路程。我决定抄近道,沿我连驻地后山坡至山顶,再顺坡

而下,不一会功夫就到了。

刘其源早早地候在十二连营房门口。见了我,一个拳头挥过来,打在我身上,接着说:“我就知道你你会来。”接着带我走进他房间,拿捞泥鳅的网。网是用两米长的小方木棍和纱窗帘网及铁丝做成的,简陋而别致。随后刘其源带了一把铁镐,拿了一个布袋子,里面塞了一些碎草。我拿了捞网,在他的带领下向目的地进发。走了一阵,他说到了。

我放眼望去,辽阔的草原上覆盖着厚厚的雪,只有长得高的枯黄的草,依稀可见。马、牛、羊,成群结队,悠闲自得地寻找着那稀稀拉拉枯黄的野草。山上白皑皑的。天灰暗、阴沉,寒风呼啸,雪花飞舞。见此情景,我不禁责怪他道:“你这鬼,不是拿我穷开心么?哪有泥鳅捞?”他说:“莫急莫急,好事不在忙中取,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。”

他拿起铁镐,来到一片冰区,找到一处冰块稀薄的地方,抡起铁镐,“咚咚”几下,冰块裂开了,一个大冰窟窿出来了。他对我说:“快拿捞网来。”他接过捞网,在冰窟窿里忽左忽右地搅和了几下,果真捞出了十来条活泼乱跳的泥鳅和其他一些小鱼。然后继续在那里如此

这般地捞泥鳅。一个多小时过去了,布袋子沉甸甸的,起码有五六斤重。他对我说,算了吧,不能一次捞完了,下次我们再来捞。我只好听他的。

路上他告诉我,这一片冰区,是草原上一条河流的河道拐弯处。河流一到冬天就结了冰。但马、牛、羊得喝水,牧民们就在水深的冰上砸个窟窿,供牲畜饮水。河里的鱼缺氧,自然到这个地方来通风透气。牲口多,需水量大,如此循环地到窟窿口喝水,冰窟窿白天就不易结冰,或结冰不会过厚。这就是大草原上,冬天可以捕捞到泥鳅的缘故。他还告诉我,布袋里要放些碎草,是因为泥鳅刚从水中出来,摔在冰块上,会粘住扒不脱,倒在布袋里,有碎草保暖,泥鳅不易冻成冰。我心中暗自嘀咕:“这鬼精灵,一定捞过好多次泥鳅了。”

午饭后,我提着泥鳅回连队。路上想,晚上我可以和战友们共同分享这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了,尽管是少了些,心里不免美滋滋的,脚步轻快了好多,嘴里不经意地哼起了《打靶归来》的曲子。

(李良华,武冈双牌镇退休教师)



海岛风光

刘玉松 摄

●湘西南诗会

公园行(外一首)

刘筱梅

转了一个弯
又转了一个弯
再转了一个弯

一个弯
至少五百米
走了十个弯

都不见一个人

此起彼伏的鸟鸣
落在身前身后
有的轻
有的重

追梦人

一滴露珠
带来了黎明
阳光在推开门

从前渐行渐近
春天的动静越来越大
风,追上来
一边拍打着前行的脚步
一边说着心里话

(刘筱梅,邵东市作协常务理事)

●乡土视野

返乡记

尹乔松

父母在世时,过年前他们都要打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家。记得有一次我提前告诉了父亲我回家的日期,那时交通不便,回到家里要5个多小时,父亲带着小孙女去大队部接了我十多次,我感动愧疚不已。可这次回家过年,再也接不到父母的电话了,一阵伤感油然而生。

腊月二十四我回到了邵东老家,大院子的三厅老堂屋正在进行翻修,此时此刻,此情此景,我感慨万千。这座原来住着200多人的老院子,现在常住人口已经不足30人了。年轻人都带着孩子进城读书了,白天偶尔还有几个老人排坐在堂屋的大门口聊天。每到夜晚,村民们9点钟就睡了,整个院落一片寂静。

经历了三百多年风雨岁月的洗涤,老屋拆的拆、倒的倒、改的改,早已是繁华落幕,风光不再了,留下的只有遗憾和伤感。只有池塘边那棵三百多年的古枫树依旧枝繁叶茂,生机勃勃,

始终守护着这座古老的建筑。

腊月三十清早,我们做了清蒸土鸡、红烧鱼块、香辣扣肉、雪花圆子等10个菜。祭拜完母亲后,六个人坐在桌子边吃年夜饭。去年过年十一个人吃年夜饭,今年国家提倡减少聚会,就地过年,两个弟媳和两个侄女没有回来,没有了往年的热闹。此时此刻,睹物思人,我想起了2019年过年时的情景。那天清早,我们给母亲洗漱、换了新衣裤后,扶着她坐在桌子边。我对她说:“老妈,今天过年啦!”她只是高兴地笑了笑说:“就过年了啊。”她虽耳聪目明,但已深度痴呆了,偶尔又很清醒。她突然叫香娥给她夹鱼,我们都感到惊讶,她连儿子都不认识了,还记得这个每月回来给她洗澡洗衣服的儿媳的名字。是啊,三十多年来,她把儿媳们视同己出的女儿,关爱有加,从未和三个儿媳红过脸。

母亲生前,每逢过年,就会想起我的姐姐,默默流泪,那是她一生挥之不去

的忧伤。那是1992年8月5日,姐姐得了钩端螺旋体病,37岁就悄悄地走了,留下了两个十来岁的外孙。每到过年母亲就对我说:“要是你姐姐在就好了。”

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,我去贵州万山打工,在娄底上火车时挤丢了一只拖鞋,光着赤脚到了建筑工地,不得不花了两块钱买了一双解放鞋。那日子让我终身难忘。每天6点起床打炮眼,晚上9点下班。睡在水泥地板上,被子铺一边盖一边。劳作12个小时,只吃两餐饭。到了腊月二十八回家过年时,一算账,除了生活费和零星开支,半年的工钱只剩下14块钱了。到了邵东,那双解放鞋露出了脚趾,我觉得不好意思回家,又买了一双新的。等到天黑才回到了家里,看到父母时我哽咽无语。父亲说:“回来就好!”我把剩下的5块钱给了母亲,母亲用它买了两斤猪肉过年。

回首往事,历历在目,心情格外沉重,姐姐姐夫走了,父母也不在了,人生无常,也许皆有定数。父母在,家就在,父母走了,大家变成了小家。今年过年,兄弟团聚,我写了一副恭贺新春的对联:“父母虽去家还在,兄弟续聚情亦浓。”

(尹乔松,邵东散文协会会员)

双清

SHUANGQING

●樟树垅茶座

我与车马灯(下)

唐志平

头年耍灯,我还是“初出茅庐,经验不足”,基本上只起了个发动、组织、踩点、带队的作用。虽然我不通乐理、不识简谱,不敢上场唱调子,但对于大多由伯父唐新家和人称“华山爷”的“夜歌师”宁华山即兴念出的“打课子”很感兴趣,多次蠢蠢欲动、跃跃欲试。

时光荏苒。转眼到了1985年春节,出不出灯又摆到了议事日程。不出,表示我们认怂了;出,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。首先是原来的牵头人宁佑元表叔已担任了村支部书记,再没有精力牵头,其次是宁银青、宁石成都表示退出。那么,只有我才能挑起这个“大梁”。于是,我将堂弟唐福安拉了进来,重新“组阁”了领头人员,其他都是“现马现鞍子”,经过短短数天的筹备,正月初一准时出了灯。

此后的每年春节,我除了全力组织车马灯人马外,还负责提前踩点选定每晚的出灯路线。除了周边乡、村,我们还应邀到简家陇、皇帝岭林场、余田桥、杨桥等乡镇表演。所到之处,无不大受欢迎。

我在车马灯队伍中的担子也越来越重,既负责抓总,又担纲“主演”,带头饰演“打岔”的

“三花子”——唱调子看似“小菜一碟”,而对于我这个缺乏音乐细胞的“五音不全”者,实乃“赶鸭子上架”,勉为其难。而在一边拍打着前行的脚步一边说着心里话

如果说我的组织能力和口才尚有点值得称道的话,应该得益于我多年来组织耍车马灯练出来的“功夫”。1986年底,经人介绍,我与爱人胡玉莲相识相恋,1987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结婚时,我问她当时在野鸡坪供销社初次见面时,为啥看着我笑。她说原来看过我要耍车马灯时扮过的“花子”,幽默风趣令人记忆犹新,不禁莞尔一笑。看来,是我扮演的“花子”赢得了妻子的芳心。无独有偶,同样是擅长饰演“花子”的表兄宁玉良,也是因其妙趣横生的表演赢得了小妙龄少女姚琴香的爱情。在我们周围,同样因为车马灯而结缘的

还有货车司机宁芳香和“车子姑娘”尹青娟,年轻屠夫尹文明与“晚妹儿”姚健华。

为了将车马灯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方式传扬下去,每年春节,我放弃休息和走亲戚,牵头组织村民成立车马灯队,把欢乐送到千家万户,为宣传新农村建设,构建和谐社会搭台唱戏。直到1993年春节,因几个扮演“车子姑娘”的少女要么嫁人,要么转行学唱花鼓戏,几个“反串”小伙子年龄渐大都相继退出,车马灯差点要不下去了。紧急关头,怀孕在身的妻子胡玉莲“挺身而出”勇挑重任,并动员邻居胡顺淑和正在读职业高中的宁卫小姑娘参与进来,才让这一年的车马灯从正月初一要到正月十五,一晚都未间断,而且几乎每晚都是通宵达旦。为了方便起见,所有服装、道具干脆放在我家堂屋中,每晚在我家前坪出灯。1994年春节,又是这三个“车子姑娘”让“摇摇欲坠”的群兴车马灯班撑了下来。妻子玉莲对我的支持令我尤为感动,他每晚既要当“车子姑娘”,还要为随身带去的才半岁多一点的儿子喂奶。

1995年,我们似乎“要油了”,也就是说“要腻了”,纷纷打起了“退堂鼓”。而就在这危急关头,多年来一直参与“骑马”的邻村黄家村单身汉宁寿求,自告奋勇组建了“崇德堂车马灯班”,其实除了举灯、打锣鼓的,其他“车子姑娘”“花子”和唢呐师傅,甚至举领头排灯的“八师傅”都是从外村请来的,这样坚持了三年,就再也无法维持。大约1998年春节,同样是车马灯的“忠实粉丝”、仁风村谭家屋的谭顺求接过了车马灯的“接力棒”,组成了“仁风村车马灯班”,也只维持了短短两三年。虽然这两支队伍我都应邀参与,但积极性远不如从前。当然,这两支车马灯队伍逐渐式微,远没有我们群兴村的影响大,一是因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,参与者越来越少;二是农村“空巢家庭”多,加上娱乐项目增多,观众也越来越少。

大约在2000年以后,我们这儿就基本上看不到像样的车马灯了。直到前几年元宵节,在昭阳公园举行的“元宵喜乐会”上,才断断续续看到了火厂坪镇和砂石镇组织的车马灯表演,但从队伍规模和服饰、化妆、乐器伴奏等方面来看,离传统的车马灯班子专业水平相差甚远。

(唐志平,邵东市作协主席)

山花朵朵笑撩春,遍地欣荣气象新。
岭上娇红霞染色,墙边嫩绿雨除尘。
阳光洒爱涂繁树,蝶影携亲饰乱莼。
意蕴千般妍万种,馨香蓄暖暖心神。

咏公租房

荒山巨变耸公房,聚悦邀祺展旺昌。
壁色生光天美美,灯晖闪艳地夸煌。
繁花朵朵迎蜓舞,杂树株株送鸟翔。
物景佳妍人喜住,心身爽健度时光。

逛东塔公园

霞弥绿树鸟争鸣,满岭香风伴我行。
眼览资江心涌爱,身迎邵水腹生情。
(陈重百,邵阳人)

妍春

(外二首)

●古韵轩

陈重百